

多彩而开放的古代西亚文明

王健 罗爱玲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学术话语权的主导性作用，国际学界多关注于西亚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忽视了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实际上，古代西亚文明与其他亚洲文明之间也存在大量的物质、文化与技术交流。

今天的西亚地区，在人们的印象中，或是战火纷飞、恐怖活动盛行；或是原始而保守、披着神秘的面纱；或是都如海湾国家一般，富得流油。若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大家园，也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文化是单调的、文明是落后的。但是当你漫步在巴格达的街头或是游览于两旁耸立着高大石壁的佩特拉古城，你可曾想到，这里不仅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而且文明的类型多姿多彩，让你目不暇接，稍一接触，便会深醉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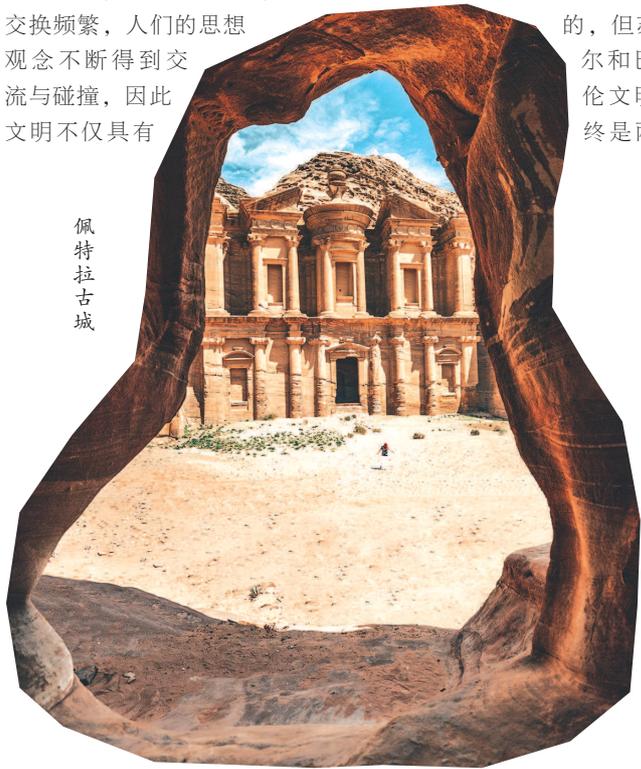
绚烂多彩的古代西亚文明

在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眼里，“环境并非无所不能，但是它会对任何既定地点先天具备的或者后天获得的有利条件产生很大影响”。孕育了古老的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波斯诸文明的西亚地区作为古代世界体系的枢纽地带，从很早时候起，就成为连接地中海沿岸各国与亚洲地区的交通要道。除了通过波斯帝国连接的陆上丝绸之路，古代西亚地区围绕阿拉伯半岛还有三条主要的交通贸易路线：第一条是汉志路（Hijāz Route），这条路线主要以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红海港口及边区重镇为起点，经过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海岸山脉线，抵达也门。这条线路曾经是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来的继任者同亚洲其他国家展开贸易活动的海上主要通道，近代汉志铁路基本就是沿着这条线来修建建设的。第二条线路是达瓦西尔河道线（Wādī'd Dāwasir），这条线是从也门的东北部到达阿拉伯半岛的中部，再从半岛中部连上另一条河道线——鲁麦河道线（Wādī'r Rumma）后，抵达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这条线是古代也门阿拉伯文化与亚述和巴比伦文化交流的主要纽带。第三条路线是西尔汉河道线（Wādī's Sirhan），这条线是从半岛中部出发，经过半岛上的焦夫（Jawf）绿洲，抵达叙利亚东南部。位于今约旦首都安曼以东干旱高原上的古城佩特拉

（Petra），在历史上就是这条贸易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半岛南部阿拉伯人和地中海之间商队往来的必经之地。亚历山大东征后，就将佩特拉作为希腊人储备粮食的重镇，因此“佩特拉”系希腊语，意思是“岩石”，又被称为“岩石城”。

如此重要的交通地理条件，使西亚地区成为了所谓的“五方杂处之地”，这里的民族迁徙与流动性强，商贸活动繁荣，物质交换频繁，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得到交流与碰撞，因此文明不仅具有

佩特拉古城



高度活力，而且文明的形态多变，尤其两河流域地区，次第出现的文明形态有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新巴比伦文明，其中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构成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

文明始于苏美尔。苏美尔文明是西亚地区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西亚地区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频繁受当地民族迁徙流动影响，文明的次第更替频繁发生。发源于西亚塔鲁斯山和扎格罗斯山的两条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巴格达附近几乎汇合，从巴格达以南的两河流域冲击平原上，其南半段在古时被称为“苏美尔”，北半段被称为“阿卡德”，这两段又合称为“巴比伦尼亚”。巴格达以北的地区被称为“亚述”。两河流域地区无天然屏障，又位于农耕地区和游牧

地区的交界处，因此历史上民族大迁徙频繁发生，文化交流频繁。该地区次第出现的文明形态有苏美尔文明（公元前3200—前2300年）、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00—前2191年）、古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前1595年）、亚述文明（公元前8世纪—前612年）和新巴比伦文明（公元前626年—前539年）。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衰更替是沿着两河流域逐渐向北发展的，但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始终是两河

流域文明的基础。

两河流域高度发达的文明历来是各民族争夺和学习的对象。在这里先后有几个外来民族交替出现，它们在吸收和借鉴两河流域文明成果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埃兰文明。

在两河流域文明之外，存在一个与两河流域文明争霸的埃兰文明。埃兰文明是伊朗文明的早期来源，其产生于伊朗高原之外受两河流域影响较大的苏萨平原，即今天伊朗的胡泽斯坦。埃兰文明受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较大，其文字最早为象形文字。公元前3000年末，阿卡德人将楔形文字传入埃兰地区，埃兰人开始使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因此埃兰的文字、雕刻、印章，甚至司法和历法，均属于楔形文化圈的一部分。公元前2300年左右，埃兰摆脱阿卡德统治，

建立了统一的埃兰联邦国家。公元前639年，埃兰被亚述所灭，在经历了亚述、新巴比伦和米底王国的短暂统治后，埃兰成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重要行省——胡泽行省，居民也被伊朗语居民同化，称为胡泽人，首都苏萨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首都。深受两河流域楔形文化影响的埃兰在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行省后，自然就将楔形文化介绍给了伊朗，不仅帮助伊朗人创制了古波斯楔形文字、司法和历法，还协助伊朗人创建了行政管理体制，如今的古波斯楔形文字对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具有极大的辅助意义。

西亚地区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古老文明就是波斯/伊朗文明。公元前2000年，伊朗和印度境内开始出现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居民，他们被通称为雅利安人。在这些伊朗部落中，米底和波斯这两支部落最为强大。公元前673年，米底王国建立，这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由雅利安人建立的统一国家，其征服活动加速了伊朗境内不同民族与部落的同化过程，促进了伊朗民族和伊朗文明的形成。米底王国的都城哈马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公元前550年，米底王国被古波斯帝国所灭，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行省，米底王国的各项制度也被阿契美尼德王朝所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为波斯人所建，因此被称为波斯帝国或古波斯帝国。公元前543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巴比伦。巴比伦文明中的一些元素被波斯文明所吸纳和借鉴。居鲁士之后的另一位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将波斯帝国疆域继续扩大，疆界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色雷斯沿岸，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波斯帝国由此成为古代第一个地跨三大洲的帝国。公元前330年，阿契美尼亚王朝被亚历山大帝国所灭。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其在原波斯帝国亚洲部分的领土为塞琉古王朝继承。公元前129年，塞琉古王朝被安息王朝取代，到公元1世纪时，安息王朝与同时代的罗马、印度和中国并立为当时的四大帝国。公元224年，安息王朝被萨珊王朝取代。萨珊王朝是古代伊朗最辉煌的时期，其基

本统一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南部。萨珊文化成为西亚文明与印度、中亚和中华文明交流的中间站。

此外，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两强之间的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出现了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明。公元前2000年晚期，摩西带领希伯来人离开埃及东北部，前往巴勒斯坦。在那里，希伯来人形成了犹太和以色列民族，并成为著名的一神教圣经民族，除了《圣经·旧约》，《塔木德》被奉为犹太民族的第二圣经。

还有公元622年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其影响力拓展到阿拉伯半岛以外的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就连波斯帝国也在伊斯兰力量的扩张下被伊斯兰化。

善于兼收并蓄的古代西亚文明

“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不同文明在起源之初虽独立发生，但其发展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互动与互鉴，文明交往的过程中虽有矛盾和碰撞，但和平共处、相互渗透和交融互变却为常态和主流，西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同样如此。遗憾的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学术话语权的主导性作用，国际学界多关注于西亚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忽视了西亚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实际上，古代西亚文明与其他亚洲文明之间也存在大量的物质、文化与技术交流。

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主要通过丝绸贸易与伊朗文明发生联系。陆上通过我国内地新疆经沙漠绿洲、中亚与西亚联系，海上通过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与西亚产生联系。由于当时的海上丝绸贸易主要被印度商人所垄断，陆上丝绸贸易主要被波斯商人所垄断，因此中华文明与西亚文